



3点半放学

“空管期”现“抢着管”

上海超三分之一小学生有晚托需求



小学生每天下午3时30分左右就放学了,但家长却要5时或者6时才能回家,这当中的“空管期”怎么办?3月3日下午,在今年全国两会首场“部长通道”里,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谈及“3点半现象”时说,有25个省市已经下发通知,制定了符合各地实际的政策措施,已经摸索了一些比较可行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方法。

在上海,今春开学伊始,市教委就表示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在努力实现看护服务公办小学全覆盖的基础上,鼓励区、校探索和实践丰富多样的课后服务形式和内容。

学校 延伸快乐活动

早在2014年,本市就有调查显示,全市70万小学生里有晚托需求的超过20万人。

2016年,上海在长宁、嘉定两区所有小学试行“330公益晚托班”模式,先行试点“快乐活动日”的拓展和延伸,不仅受到欢迎,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长的焦虑。以“解决民生问题,回应老百姓诉求”为根本出发点,上海重新定义“晚托班”为包含“快乐30分”综合活动和看护服务两项内容在内的“快乐活动日”拓展。作为一项教育服务举措,晚托班不仅可以为家长解决孩子放学早、无人照看的难题,更可以丰富孩子的课后生活。

2017学年开始,市教委在全市小学逐步试行放学后“快乐30分”拓展活动,是在校小学生自愿参加的课外公益活动,一般每周安排4天,每天活动时间不少于30分钟。

长宁区的“爱心晚托班”涵盖每周4天的“快乐拓展日+”课程活动和课程活动后的爱心看护,并于去年实现了公办、民办小学全覆盖。全区开设了“3D打印”“围棋小课堂”等702门“快乐拓展日+”课程。根据统计,长宁区中小学基本形成以课程活动为主要形式,补缺补差为个别化补充,爱心看护为基本保障的多形式结合模式。如今,长宁区平均每天参与学生占总人数的30%左右,最多时达到50%左右。

嘉定区为每一个自愿参加的学生,每周安排4天

(15:30—16:00)“快乐30分”拓展活动(简称“4·30”)和每周5天(16:00—17:00)的60分钟放学后看护工作(简称“5·60”),把为学生积淀人文素养、强健体魄、激发兴趣、培育特长和解除家长后顾之忧融合在一起。

机构 抢占托管市场

记者采访发现,不仅公办小学、民办小学纷纷行动起来,主动揽下填补孩子放学后“空管期”的责任,校外的培训机构也早已瞄准了其中的商机,抢占晚托市场,各种经营性晚托服务遍地开花。

近日,记者在闵行区东兰路采访,附近有多所小学。据家长们说,机构会在每天放学后派专人、专车一个学校地接孩子去校外一家名叫“某某文”的机构上晚托班。由于各校、各年级放学时间不统一,这些机构会按不同时段分批接送,有面包车也有小轿车,几个人拼一辆车。家长说,机构的晚托费用一般在2000元至3000元之间,提供晚餐,而一些私人家庭晚托服务的收费要便宜些,“行情价”是1800元,也是包晚餐。“生意不要太好哦。我的一位邻居生了二孩,好像从怀孕开始就把读小学的儿子送进了机构晚托班。”家长李女士告诉记者。

胡女士夫妻是双职工,每天紧赶慢赶回到家也要晚上7时30分以后。胡女士说,学校附近林林总总开设了有七八家晚托机构。有的开在商务楼宇,有的开在居民小区,受到很多家长欢迎。她选了一家主要由退休教师和大學生带班的机构。胡女士觉

得,收费也在承受范围之内,如果连续去一个学期,那么每月托管费为1500元,包含一顿晚餐;如果只去一个月,费用为1800元。每天机构会派老师去学校接孩子,最晚可以托管到晚上9时30分。她更看重的是机构里有老师看着做作业,总比孩子自己在家磨蹭要好得多。

家庭 祖辈挑起重任

如今的上海,相当一部分老人退休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负责每天接送孙辈上下学。“家有一老,犹如一宝。”对这些家庭来说,孩子在校晚托的需求并不迫切。

静安区闸北第三中心小学四年级女生小汤的外婆兰巧珍说,每天下午3时50分准时接外孙女放学,家离学校4站路,回家后吃些点心就开始做功课,一般晚上6时吃晚饭前都能把学校的功课做完了。“我们不用晚托,有我这个外婆接送管着嘛,如果在学校呆到5点钟,我再去接她回来,烧晚饭也不及了呀。这恐怕就是有祖辈带孩子的好处吧。”

普陀区中远实验学校二年级组长张丽说,学校地处中远两湾城小区里,由于学生的家大多离校不远,许多孩子有祖父母接送,有的家庭也会为放学的孩子安排好丰富的课余时间,所以,对许多家庭来说,放学后无人看护孩子的矛盾并不大,许多家长并不在乎晚托到几点,更关注的是孩子在校学习状态和学习成效。

记者/手记

晚托衍生出无尽的话题

采访中听到了几件事,有必要记录,也令人思索。

一、最早恢复晚托服务的区,孩子们的课余时间更快乐了。有学校调研发现,开设“快乐拓展日+”课程服务后,原先30%的孩子放学后直奔培训机构,现在已有一半“回流”,更愿意参加自己学校的课程活动。

二、学校包揽晚托服务是好事,但家长和孩子的需求却差异很大。因此,上海市教委提出的放学后看护服务要遵循“家长申请、学校审核、统筹安排、有限服务”原则十分到位,也符合实际。记者在一些学校门口观察到,前来接孩子放学的各种培训班老师不少,篮球、足球、机器人“小分队”带着各自的孩子出发。有的则是几名家长“组团”,每天一名家长轮流接送孩子参加校外兴趣班,其余家长到兴趣班接力。也有中高年级老师坦言,虽然学校开办了晚托服务,但是有的孩子要参加学科培训班或者升学辅导班,不得不一下课就往第二个课堂赶。

三、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些父母“闲得很”,却仍把孩子晚托在学校,自己省心省力,连接送孩子上下学都是交由祖辈来做。当然,学校搞了晚托班,有托白不托,这也没错,但遇到教育孩子的事就当甩手掌柜的父母,真有不少。从老师和校长那里听来此事,但愿不是记者咸吃萝卜淡操心。

学校只是“免费放学后看护” 公益晚托班仍有困局需打破

记者注意到,无论是上海或教育部,此次提出的只是对小学生“提供免费放学后看护服务”。各界的议论也由此产生。坊间叫顺口的“晚托班”,为何到了政府文件里就变成了“放学后看护”呢?“晚托”与“看护”间的差异到底在哪里?记者多方求证,答案恐怕还是要从“责任主体”与“经费投入”等方面来探究。

看护责任需要厘清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现实表明,实行3点半放学、取消晚托班,并没有为学生减负,近年来政府部门和社区都在想办法解决这一问题,比如推出“三点半工程”,但这需要投入,尤其是需要到社区去找活动场地。这就令人觉得奇怪了,为何学校有教室和教师的资源却非要闲置,而要到校外的社区另找地方呢?

按教育部门的规定,晚托班不是补习班。不过,在采访中也有校长向记者吐苦水,认为对学校的职责也要做适当的厘清,特别是法定职责,毕竟学校承担的是有限责任,现在晚托班的举办主体虽然是学校,但是责任不能只压在学校身上。例如,少年宫、图书馆、影剧院、科技馆、体育馆等,平日的下午3点半以后,可否也能成为

孩子们的乐园呢?“要说困难,学校有难处,校外场馆肯定也有难处,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多一些好的思路 and 办法,孩子们放学以后的生活一定会更精彩。”这位校长说。

额外工作需有补偿

开设晚托服务,老师的工作量无疑加大了。黄浦区卢湾二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钟毅萍说,全校81名老师中,除了两名老师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参加,其余所有老师都轮流担负起晚托班值班任务,平均每周会轮到两次值班。“很多老师家里也有孩子,只能想方设法自己克服困难。”钟毅萍说,小吴、小张和小李老师的孩子在同一个幼儿园就读,由于晚托班要到下午5时放学,而幼儿园是下午4时放学,她们便组成“互助小组”,请钟点工阿姨帮他们把孩子先接到学校。

“老师有很多隐形的工作量,备课、教研等都需要占用课后时间。而快乐拓展日+活动中,孩子们参加一次烘焙、玩一次无人机,老师要准备材料、给机器充电,这些也没法用课时来衡量。”复旦小学校长董海佳介绍,在很多学校类似,学校将晚托班纳入课时,计入老师的绩效。然而,微薄的补贴真的只是象征性的,老师们全凭爱心和责任心在默默付出。

财政补贴亟待落实

很早以前,上海各所小学普遍开展放学以后晚托服务,每月收费6元,以后又增加到10元。从2006年开始,本市推行义务教育“一费制”后,“晚托班管理费”的项目被取消了,晚托班也随之停办了。但十多年来,社会上有关恢复学校主办公益性晚托班的呼声一直不断。当然,坊间也出现过“向家长适当收取晚托服务费用”的建议。

去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做好中小学生学习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财政补贴”等方式对参与课后服务的学校、单位和教师给予适当补助。由此可见,不存在向“被服务方”的家长收取费用的可能性。熊丙奇说,如果不由政府部门承担相应成本且纳入预算,那么,恢复晚托班很可能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学校并不情愿或只是应付。

据记者调查,现在对学校的财政拨款里尚未列入晚托管理事项。“晚托班配备的师资、消耗的人力,都在学校绩效工资总盘子里消化了。”这是校长们普遍反映的晚托服务现实窘境。

专家提醒

三个学校晚托典型

只解燃眉之急 不能代替家长之责

私人晚托班不该成监管盲区

为了解决自己女儿放学后的看护问题,曾是本市一所中学骨干教师的冯老师辞去了工作,办起了晚托班。“不能带电子设备,做完作业的孩子不能影响别的孩子。”这是冯老师给她的晚托班定下的规矩。冯老师坦言,虽然晚托市场有潜在需求,但是无论从老师的视角还是家长的视角来看,对这一市场的监管还十分缺乏。

有的晚托班紧挨着马路或者餐馆,甚至是一些娱乐场所,并不利于孩子静心学习;有家长提

出供应晚餐的需求,但是,食品安全问题又如何保证?“既然家长有需求,那么工商和部门能否携手出台一些规范,颁发资质证书,真正把这个市场管起来,也让我们更有底气。”冯老师还提醒,晚托解决的是家长的燃眉之急,但并不能替家长担负起陪伴孩子成长的职责。

有着近20年教龄的小学班主任石老师对此有着相同的观点。“有的机构老师为了让家长满意,会盯着孩子把作业做完,但是长此以往,一些孩子反而养成被动学习的习惯,变本加厉地磨蹭。”石老师说,她的班上就遇到过这样的孩子,随着孩子年级上升,习惯越难纠正。她强调,无论参加晚托与否,尤其是在小学低年级,家长不能把把孩子一“托”了之的想法,习惯和方法的培养,爸爸妈妈必须花力气。

“说学校不像学校,说饭馆不像饭馆,说俱乐部又不像俱乐部,教育、卫生、工商‘三不管’,这就是目前这些校外民营晚托班的最主要问题。”

●卢湾二中心小学 再晚也有老师陪

黄浦区卢湾二中心小学校长陈瑾介绍,每天下午3时30分至4时10分是“快乐40分”时间,跟随该校教导员尤文菁在校园中兜了一圈,记者看到,孩子们除了可以在教室里完成作业,还有22个兴趣小组,授课的有本校老师,也有来自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的老师和社会机构外聘教师,所有课程全部免费。四年级女孩郭奕凝和刘欣姚既喜欢在“生活中的科学”课堂上做实验,也享受在练功房里翩翩起舞。17时过后,底楼玻璃房内有20多名孩子开始看书、做作业。如果18时还没人来接,也会有值班老师一直陪着孩子。

●中远实验学校 快乐特色活动多

“我校的晚托,以‘自主作业+快乐活动’为主要内容,学校许多特色项目或社团活动,如管乐、篮球、射箭、信息、棒球等,都充分利用晚托和放学以后的时间让孩子们得到充分发展。”中远实验学校校长陈婷说,学校始终坚持晚托服务,并融入素质培养之中。二年级组长张丽老师说,去年9月以来,学校整合了晚托与快乐活动,如二年级,每周一下午安排运动,周二到周四由音乐、美术老师进各班级,组织孩子开展快乐活动,老师们也会利用晚托或放学后的时间对个别学习有困难的孩子开展补缺补差。

●复旦小学 师资来源多元化

放学后,长宁区复旦小学教学楼底楼的“博雅学习空间”内就喧闹起来。去“快乐阅读”空间读书,去“欢乐剧场”看科幻片,去打乒乓球出身汗……校长董海佳介绍,学校的“快乐拓展日+”内容分为四大板块共22门课程,包括乒乓球、围棋、点心烘焙、乐高机器人等。其中,快乐阅读和欢乐剧场板块的活动可以随时参加,阳光运动、博雅学院的课程则须在学期伊始报名。如今,为孩子带来“快乐拓展日+”的,不仅有学校老师、专业机构外聘师资,还有几位像老黄一样的社区志愿者。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本报记者 陆梓华 王蔚

本报记者 王蔚 陆梓华



卢湾二中心小学的“玻璃房”,孩子可以待到晚上6时 本报记者 陆梓华 摄